# 詩經說約

# 詩經說約卷之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谷訂

##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輯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

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

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

南、

【補】按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馮嗣宗名物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

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詁無下車）○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大家之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以是以○字代下則字人○耕與一体）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疏義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與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盛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解]按說家多以鳲鳩結鞠布穀戴勝渾解一鳩○歐陽氏闢之○是也○然據其所云○多在屋瓦間○或木上○架縛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者○亦似俗所言之班鳩○未聞借巢于鵲○余地或與鵲爭巢○間據而有之者○則俗名八哥○其鳥可剪舌○蓄之人語○

亦不知其性果拙否也、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非取鵲之强而不深、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一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却俱高雅。○集傳。居叶姬御反。則御雖音迓。讀當如字。魯詩世學。御叶音魚。則居讀如字。亦未知孰是也。○字彙說同集傳、

○維鵲有巢、惟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通解 有之。奄有之以為其所也。

龢按 孔疏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釋文 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女弟也、

孔疏 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多也、

通解 成之、世皆以成迎送之禮、又以為成婚姻之禮、二者互相是非、以余思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自有百兩。非大昏之大禮

也。安得謂成婚姻之禮。三章皆有百兩字。宜乎着。以成之揔承迎送。注又無明文。安得謂成迎送之禮。蓋車至於百兩。則朱幘翟茀之輝映。和鸞偉革之駢闐。諸侯所得為者。至是無所缺矣。儀衛之盛如此。禮其有不成者哉。苟單車隻輪。則不足以為禮也。明甚。大抵此詩只重在之子于歸上。之子者。被化之女子也。于歸者。來嫁於諸侯也。迎送之盛帶說。

【講】意益之不必說呼群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于其中便是。

【麟】按衆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義粹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

之不必認真說以混比體此又當辨

鵲巢三章章四句

通解此詩三章亦有次序平看被化是朱子推言非詩人自道也大抵二南之詩被化意皆在言外不可說出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而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孔疏白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内、非水中也、○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賛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

嚴緝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粗於青蒿、可以為菹、

通解豆之品有四、而菹居其一、菹之類有七、而蘩與其中、○四句是一直意○

六帖采蘩之類、有必躬必親意、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

自為之也、○六帖、徐光啟著下同、

麟按集傳兹存親蠶之說、因有猶葛覃一句也、不知采蘩必親亦自可與葛覃相擬、正不必拘、○廣雅、曲池曰沼、爾雅、小渚曰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講意、宮、即薦蘩處也、此都宮之祭、故曰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

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遠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鄭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髲、皮寄反、鄭音髲、鬄本亦作髢、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紒音計、

［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爲髲鬄、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即與次一也、

嚴緝天官內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服編○褖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禩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褘音暉、揄音搖、褖音彖、

輯錄 鄭氏曰、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幾

玩之如畫出個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蘩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

通解僮僮祁祁○俱就被上裝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

是昧旦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家語所云質明行事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說通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必經

以公侯者○雖備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宮也○

卯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歡意○婦無專成故也○歡於僮僮

祁祁見之○僮僮有所以飾之也○祁祁有所以留之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礬也、忡忡、

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賦字疑]

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如此二字]

[包下四句]○之卷耳也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詞○

麟按既見既覯○層○疊○致○望○之○詞○不必有分○聚閧說亦稍泥注疏也○集傳覯遇降下也○原本毛氏○頗平常○而鄭氏覯作男女覯精之覯○孔氏因之○遂謂嫁者雖既見同牢○可以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必已經一昏○精氣覯遇○庶得夫意○可寧父母○此等之解○誣褻聖經○莫以過矣○往時與天如共繙至此○至於相對胡盧失咲○今合纂仍載者○意在兩存○不示去取也○然解則必以集傳爲正矣○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螽否○至於阜螽○必與蠜螽爲二物矣○華谷種混而一○非也○降○集傳叶乎攻反○離騷起句云朕皇

考曰伯庸叶惟庚寅吾以降疑與此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釋文蕨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虌、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通解此章與上章俱一意○草蟲○阜螽○采蕨○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讀按魯詩世學○滎陽鄭氏曰○迷陽乃杞柳之藤○布路則礙人之行○故莊子載棲與歌云○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亦必非即薇矣○辭録云○莊子迷陽○或訓亾陽○或訓伏陽○或訓猖狂○或訓迷明○或訓亾明○則又有種種之辭○

草蟲三章章七句、

大全豊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孔疏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郭璞曰、今水上

浮蓱也、江東謂之薸、音瓢、左傳曰、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藻聚藻、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嚴緝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左傳云○蘋蘩薀

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藻也。今藻止可養魚。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蘩正相類。但采蘩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其于宗室而知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清容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褻而褻也。故采荇蘋荇藻以為菹。藉田亦不用糞。唯以香水。燔柴取其厭。襟麻豆麥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也。殊足廣異聞。柴齊柴。小情也。亦見魯詩世學注。○爾雅。祭天曰燔柴。注曰。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注曰。既祭。埋藏之。邢疏曰。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

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則燔之柴之。而燔之亦與瘞之埋之一例俱作活字。燔柴瘞埋。各有其物。而不但是燔其柴。王制。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孔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義頗未盡。且祭天止一犢。則燔柴之牲。勢必是犢。但以不當即指小犢為柴。其又作祡者。說文。祡與柴同。字書。柴音豺。又資四切。音恣。積也。薪禽之積皆曰柴。又據東攷集傳。柴說文作𢱧。謂積禽也。字書。𢱧。前智切。積也。則柴祡𢱧明是一字。而古通謂獸為禽。

小犢亦翕也○但如此則遂當讀燔然之然字如燃○豈有此理乎○

亦終闕之以俟知者云爾○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葅也○錡、釜屬、有

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釋文錡、三足釜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

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成劉氏曰、必采而

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

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六帖蘋藻二物○故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有來亦不必然○筐筥錡釜○紛紛然不一而足○總見兢兢飭治嚴恭宗祏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大全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

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
而主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
連爲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
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爲交窻以取明也○
○儀禮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韭菹醓醢、奠於筵前、葵菹蠃醢、皆
設于東、○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醢、或曰、
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爲醢、
「
通解此章只言薦菹○注兼醢者○引禮之全文耳○大夫妻○作大不

可用出。蓋此非詩人自言也。
[六帖]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爲
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爲
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
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
矣。此詩既曰宗室。知美大夫之妻。
[麟]按字彙。下。又叶後五切。音户。亦引此詩爲証。
采蘋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平看。勿分截。首章取物。中章理物。末章薦物。不。

可以末章總承上二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涵首次第）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歐義、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

呂記、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綴字、

嚴緝、曹氏曰、蔽芾、蔭翳茂盛也、

大全棠、今棠梨也、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赤色澁而酢、

俗語澁如杜、是也、

通解是恩人愛物非觀物恩人勿字不恐意非相戒詞也茇爲草舍乃草率舍止之謂蓋召伯循行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文王之政句不必説出注云然者自截解注者道其寔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泛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

章放此。

嚴緝 敗、謂殘壞之、

麟按 字彙。敗。本薄邁切。排去聲。壞也。毀也。損也。頹也。又布怪切。音拜。數之也。凡物自敗壞。則薄邁切。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布怪切。此詩之義也。又叶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嚴緝 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梨曰、謂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

通解此與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時有先後之說也○

韡按拜集傳叶變制反○字彙音松○

甘棠三章章三句○

疏義愛念之意以漸而深○

韡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雒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

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溼。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直言强暴。但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絕人之辭則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辯按夜。集傳叶羊茹反。字彙羊遇反。音裕。是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分而

逐句讀佳令有尋味亦更勝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并反言此正言○

又興則四句便止此是韓嚴

[illegible]緈謂猶言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鼠雀者。雀雖物。最貪物也。

六帖　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總是實無而迹則似有。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也。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覆申咏之。得其解。凡說詩到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撤去。只將本文吟咏玩索。䌷繹百遍。其義自見。

韡按角本音錄。說已見麟之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鉤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味粹文

云。本亦作噣。鳥口也。大全云音晝。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壯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輯錄 壯齒。謂齒之大者。

六帖 先獄後訟者。叶音無義。貴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麟按 訟。集傳叶祥容反。字書又叶徂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

以身教者從同此○潘安仁關中詩旣徵爾辭○旣藏爾獄○當乃

明實反則證空○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麟按南國被化○姑就女子邊說自佳○不必又顧男子○反生葛藤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

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毛傳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釋文 英。沈音映。又如字。

孔疏 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閟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緎。維組紃耳。若為縷。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紃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紃矣。傳知素絲不為線

而傳物稱者皆總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美裘非線也服縫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紩不一〇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備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微古制〇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紩織為紃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〇紃音旬有素絲織為組紃於五處縫中縫音奉

大全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〇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〇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〇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

其遑也○亦且徒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通解】節儉○正直○兩平○即其服其容○便見節儉正直○不可作積中發外与外知內說○

【辨按】裘○取○輕○暖○則○燕○擇○小○者○必○至○多○皮○紽○不○止○五○矣○上○於○五○是○守○其○常○制○故○見○節○儉○此解不易○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〇黑○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為○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突○尾○謂○紽○有○賜○限○稍○緘○合○二○為○一○謂○線○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鄭○風○三○英○粲○兮○亦○當○是○此○英○裘○英○字○紃○群錄大全又音馴○字彙詳倫切○音旬○絲絛也○禮內則織紝組紃○法○

組亦織也。又云。組紃皆為絛。濶薄者為組。似繩者為紃。〇集傳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因下退食自公言也。然按諸家說俱不然。且上下各兩句本開說。或只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

〇鮀集傳叶唐何反。字彙音駝。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釋文】孫炎曰、緎縫之界域。

【麟】按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引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不可用。裘無去毛之理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一意無淺深意已盡於首章朱公遷曰反覆咏嘆是也。

【講按】朱得之印古詩語。羔羊三疊。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嘆之也亦佳。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

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亦興到四句便○止此轉處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情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六帖早畢事是朱子為賢婦周旋語意亦本小序勸以義意此解之善者非在穿鑿傅會之例○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

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古者戍役中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故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勢矣始振故言草蟲阜螽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情性之正專言私情而忘公之急躍然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旨

麟按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炤違字集傳則字炤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振振信厚指平日不專泥夫婦相與○本五句似無韻晦翁亦不為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歸哉字叶音子而徐文定正叶亦以二四為一五六為二為判然子字或作才

資切。音慈。與慈同。樂記易直子諒。是也。哉字。或叶津私切。音資。

易隨象隨之時義大矣哉上叶天下隨之。是也。則子哉俱可作平聲。而豈氏乃俱欲作上聲。又必有所本矣。○又據孔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見前閔雎章下。與鄙見同。如是則雖定為平聲。似亦較可。此等固古人未發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大全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麟按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與采蘋同○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通解三章亦一意無淺深○朱公遷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是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以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

强暴之辱也○故言標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
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来者乎○
疏】義桃之有花○婚姻時也○至梅實既落○後時久矣○故曰時過而
太晚○

【麟按○七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七也○三兮○謂存於楙者十分之
三也○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麟按三○集傳叶疏簪反○字彙音森○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墍、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嚴緝粲曰、墍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露地溼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說通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蕃育之法○況摽梅爲初夏之

俟乎。曰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晝而始味也。迨吉。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之詞。曰士。禮義之人也。○或曰、子以行露死齋、為女子自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摽梅之義何居、曰、卽此意也、是時人情溺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恐害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操之。且上古朴表。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荐而外作強頮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〇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〇能不妒忌以惠其下〇故其衆妾美之如此〇蓋衆妾進御於君〇不敢當夕〇見星而往〇見星而還〇故因所見以起興〇其於義無所取〇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〇遂言其所以如此者〇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〇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恩〇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〇

麟按集傳進御於君卽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并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卽往來

勸苦不必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
必徼倖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又詩其夫人
非美衆妾時必夫人被化衆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並思
勞安命即衆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進御
之制則鄭氏曰凡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
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月初卑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
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

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嬪侄九人。不可謂衆妾。衆妾必為女御無疑。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興昴與裯

二字掤應猶亦同也、

孔疏、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

麟按、通解云、抱衾與裯、猶令之言疊被鋪床、則意亦默累矯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即衾必複也、昴集傳力救反、

以與裯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留也、元命包云、昴之為言留、言物

成就係留也、則本可讀作留、以參昴二星、與衾裯二物、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

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從事君子、

樛檖通解評首一句興、下四句、焰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近明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己、御姓曾、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

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之士所宜服膺。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呂記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興。如暴虎馮河舍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痛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叙也。

說通三落句。皆勝行時大蓄過望。而遂相擬議之詞。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其士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此統一篇而言 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

而誘懷春之女也、

毛傳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絜清也○麕按亦反興也麕猶取之有其物女乃誘之非其禮〇包○叶補筠反○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一體也〇爾雅邢疏、說文云、麕、麏也、字彙、麏○麏與麏同○故集傳作麏○

〇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鄭箋純讀如屯。

釋文聚也。

孔疏林中有樸樕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群田所分死麕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樸樕一名心、是樸樕為木名也、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麟按此章亦反興。興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樕二句作一句看。以死鹿為主。樸樕爾雅本作樕樸。斛樕本作槲樕。餘澀之能。音耐。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遲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疏義 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

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〇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〇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時〇此〇字斷）何不肅

肅（彼字）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
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大全本草曰扶移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移楊圓葉弱蒂
微風大搖一云薁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六帖曷不肅雝二句諸說如聚訟看來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
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者出詩人元無此意也若說
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亦未是今只尋取興意便得其
解言華之穠也此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
之華宜其盛矣車之肅雝此何人之車若是肅雝乎乃王姬之

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雝矣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大抵說詩只宜諷味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雝二句含蓄不盡反覆申誦宛然塞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嘆賞之語若如今人所說了無含蓄了無意緒皆緣不體認語氣故耳

說通以唐棣興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

一等。故戚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揄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繢總。服則揄翟也。曰曷不肅雝。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雝也。今豈不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麟按注疏。蘇子由詩傳。讀詩記。詩緝。襛字皆從衣。說文。衣厚貌。今通作穠。從禾。韓詩。毛傳。猶戎戎也。與戎戎通。字彙。戎戎亦云厚貌。襛與雝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華與車。雖集傳各爲二音。然車叶尺奢。較穩。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唐棣之華。正興王姬之車。鄭孔乃云。華喻王姬顏色之美。

剩多却一層矣於義之理看來古說正自未明朱傳之功固未可抹殺○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麟按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如以平王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六帖]前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麟按]以絲爲綸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之義在中焉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

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釋文]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孔疏]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妙應上文）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

[嚴緝]葭、蘆之初生者。

[疏義]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通解不可以騶虞為瑞物。一發五豝者。古人之射。發矢必四。一

豈得五○必是閒有疊雙之中也○中必疊雙句○兎西都賦○說通舉一旋一紀而宇宙蓄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搏御愛眷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栽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麟按羅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然據集傳此章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絕時也○不重春田○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此豈教之○而後能○習

之而後王哉、故曰仁心自然也。○王應麟困學紀詩亦曰騶虞

騶音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麟按集傳、此章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叶胡公切、音紅、易屯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

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吁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

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是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何彼襛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

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姑從之、孔子之語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

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墻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墻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詩經說約卷二終

# 詩經說約卷之三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 邶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

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孔疏、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

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迎公子（諸本俱作迎桓公子、誤）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

叢緝周南國風跋曰、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〇前漢地里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大全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的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沬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〇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也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〇懷州、令懷

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麟按沈仲容類考、康叔子曰年伯、今據予洽通畧、實康伯、名年耳、髦伯髦字通畧又作髦、鬊侯作僖侯、義同也、朔、縶年、頃、皆宣公子、○孝伯、類考作考伯、魯詩世學又云考侯、世學又曰、康伯、即康叔、以為其化州之伯、故至貞伯四世稱伯、析為二人、非也、成康時謚皆請命於王、無父子同謚之理耳、嗣伯、名建、云有髦伯、則誤以名為謚、而又析為二

也、實則請伯承嗣伯、又頃公之後、即總以釐侯、相去百十
六年、不知其間有簡侯元侯也、然亦未詳孰是、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
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
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
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
也歟、

大全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
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所
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問柏舟看
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
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通解】或以為莊姜之詩、朱傳疑而未信、說者不可遽用、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以
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
是顯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受之

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失詩氣矣○中間說憂即是
說不得於夫說慍於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都不直言蘊
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閒即是揚己此說詩者
當求之言外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
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訴之而反遭其怒也○
麟按集傳既字又字即上兩句各自頭項不可以兄弟即承匪

鑒往愬兄弟眞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反欲我之自恥固哉高叟之詩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疏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叢緝｜摽本訓擊、故摽然為拊心貌、

輯錄｜爾雅注、摽、推胸也、

大全｜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講意｜閔、謂謀蘖、侮、謂侵陵、正慍於處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

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眊。知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孔疏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

孫義、憒、心亂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

大全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有來和平意、朱子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都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六帖煩寃、心煩而屈抑也、憒眊、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於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

然無累之意。

栢舟五章章六句、

【麟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皆以此填入語中謂心匪茹便是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兄弟之怒羣小之慍皆由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回說最當也通詩命意層句亦精甚斷非後代詞人之髣髴開口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此起故屬比也詩中如此法者甚多胡迭而

微綠衣黃裏下竟接心之憂矣亦是如此周南叅斯圃通篇是比喬木漢廣江汜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托物起咏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說家於所比之下動云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此從來相沿而據理即謬欲為一概笑却也況彼柏舟亦況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綠兮衣兮綠衣黃裏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語如[illegible]蟻矣詩只要六義分明然亦有從來未出者必待涵泳

而後得之○集傳固曰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
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然此說詩之譎而
非詩語也今詩家或詠花以喻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
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觀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
舟句比二句自作說詩之詞而言以以下旣入口氣但云
汎然水中而已遂以故其隱憂之深援之辭經正法平意
如此後復變為云云者但取理明不復顧口氣也雖亦風
例已在前後可類推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釋文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

嚴解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惟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撥而丁寧之。○點、平聲。

說通綠兮二句、言綠以為衣已自僭矣、況又黃裏黃裳乎、二句凡三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嚴粲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解按憂曷維已、自傾綠衣黃裏、憂曷維亡、自傾綠衣黃裳、備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詰、嗣君流禍、切不可用、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麟按俾無訧兮亦須少艾得寵實獲我心亦須色衰見棄各毋

頸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二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然此理雖先輩如王文恪輩未有解者前章注曰亦思古人有嘗遺此此字指少艾得寵也此章注曰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此字指色衰見棄也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說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以章還章句還句而不求畫添至足矣說于其反與洽叶風爲情反與心叶魯詩世學曰說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五篇同、

大全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釋文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即衛桓公也、

孔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

而生子完、完毋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毋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

嚴緝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無聲之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大全 疊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劉有合於詩人之情歟〇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敍離别之恨而于秋國危之戚備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麟按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飛之燕常相隨逐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illegible]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使上騖望二句又是[illegible]寫既别後事〇差池二字亦是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而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有取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與兩人可以類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衞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二字疑上四句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

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寡

可謂溫且惠矣、

六帖、塞實淵深、德之蘊於內者、溫和惠順、德之著於外者。〇輔

氏云、以恩相信、婦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

麟按末二句、斷主臨別丁寧言。〇上章之南、疏義大全叶尼心

反、此章之淵、叶一均反。〇文獻通考云、毛詩補音十卷、吳棫撰。

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

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為沈

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棫又有韻補一書

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通考又云王景文有詩總聞三卷共為十聞一曰聞音二曰聞訓三曰聞章四曰聞句五曰聞字六曰聞物七曰聞用八曰聞跡九曰聞事十曰聞人其標目佳甚可見音與章句皆古人之所急急也惜乎其書不傳云

燕燕四章章六句

麟按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

被弑之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燕托興。宜也。州吁之殺也。石碏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之。遂殺於濮。即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豈但大義滅親。功在石子乎。杜注又曰。厲戴皆謚。孔疏曰。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從曰戴。是也。則戴嬀非生時所稱。斷不可入文。陳國侯爵。虞舜之後。魯詩世學曰。戴嬀陳桓公庶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

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麟按下土者、過詞也、言無不照、古處、尊以夫婦之倫言、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麟按德音無良、從來有兩說、一說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之、謂其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也、一說、待己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皆出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善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之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麟按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語類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視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絶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是、

麟按魯詩、終風日月、燕燕、三詩次第、適如前説、然皆列衛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餘論竟接亦正○決也）

六帖 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稍○出○正○意○

麟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似○說○終○風○大○氐○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

○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敖非誠笑也○曲盡○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六帖蒙霧、閉塞不開之意、

講意莫往莫來、言不肯往來以顧己之意、猶諺云不來往也、

麟按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棫補音來亦可音釐、故大全霾又叶釐也、則思當讀如字、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呂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大全鼽、病寒鼻窒也、

麟按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然炤蒸

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霧所襲○又是一項意○不重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呂記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六帖 懷。懷抱不釋之意。

講意 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前二句）因言衛（以下）國之民（後二句）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輯錄、鋒、兵端也、鏑、矢鋒也、李迂仲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

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寫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

我〇活〇兮〇不〇我〇信〇兮〇處〇方〇有〇味〇若露出〇即淡然無味矣〇朱〇註〇所〇去〇

特〇解〇經〇之〇法〇而〇非〇風〇人〇之〇旨〇也〇

鱗楼魯詩世學曰、南行者〇鄭在衛南〇

〇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孫氏、子仲字、將軍帥也〇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〇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〇宋衛陳蔡伐鄭之事〇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〇公子馮出奔鄭〇鄭人欲納之〇及衛州吁立〇將修先君之怨於鄭〇而求寵於諸侯〇以和其民〇使

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疏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經敍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

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與○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先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

‖呂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嚴緝‖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所從非其人也○

‖㭊棲‖仲○集傳但云與先同○而疏義大全叶救衆反○則仲宋叶一韻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闘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故也○泥滯可笑○

麟按手老供傳無音○疏義大全老叶魯吼反○則闕說一韻○手老又一韻也○六帖同○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釋文】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

解按闊活一韻○洵信又一韻○此章連上爲一下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其責爲之

用耳○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亦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

嚴緝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酸棗也○山

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曰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麟按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大全亦叶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燕遠送于南同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

深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凱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麟按凱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以興母氏聖善○而我七子之中○乃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徒○以○尚○多○一○層○令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泥○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補以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

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大全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爲幾諫則偽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回女氏勞母○回其慰母心○不獨引過

已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麟按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至此凡四見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補始其慰）

麟按孔氏曰、上章言寒泉之不如、此章言黃鳥之不如也。俱反興。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鬬棲亦反○興也○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言內○便有皇遽○不自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照○此當意會而得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

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嚴緝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逐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

麟按○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及炤處○俱埋伏在內○且雄雉雄字○亦稍有意○疏意通解俱云興已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作一氣讀○展矣亦綰到勞心○不可四字讀住○詩恐只是一兩人擬作○不然兩婦人各爲一時而下上其音○實勞我心○一章之中○同者句二○何偶合也○又不然則古人之詩○亦當如今時文○固有通套必用之語○而要之豈其

哉邪。此當起古人聞之。疑可釋耳。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長字生于久字

六帖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豈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而不來。則似與體。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雖淡和平。不必求之。以深不能反失其旨。

麟按来可叶思。已見終風。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鄙不肄肄之不同○

○上齊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懟○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

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通解　君子從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厚處也。

〇六帖　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痛切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衷曲矣。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太果。〇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麟按　德行之行。集傳戶郎反。與臧叶。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此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麟按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義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一截而疏義從之也然既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折詩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為此拘拘耳且深厲二句注疏及子由俱各自為說與集傳不同何得深涉獨從古解

乎○云匏有苦葉者○匏苦本供濟○而有葉則未堅只苦葉二字○約
根多少意○句法神品也○匏苦觚甘○本是兩物○傳曰匏謂之觚○誤
耳○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是也○疏義曰○水自帶
以上至心曰屬○渡水不裸體○故著裏衣而渡也○然爾雅上曰蘇
膝以下爲揭○則○虛○郤○中○間○一○段○矣○故○孔○疏○又○曰○其○實○由○膝○以○上○
亦○爲○屬○正○以○褰○衣○以○衣○爲○別○耳○孫炎曰○衣○涉濡褌也○或○褰○衣○竟○
涉○則○霑○濕○故○行○者○別○備○此○褌○乎○亦可從○　○嚴華谷曰○匏爼霜○其
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圍所謂腰舟○是也○與屬揭實
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之○當○量○亦○自○可○理○會○

周洽不必甚泥首句〇腰舟歐本義作要舟尤古雅六帖裹衣
釋也孫炎曰褰衣褰裳也〇疏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下
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言當量度揆
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遽為教以渡之之方也詩
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汎且同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未免費手
脚

〇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〇夫
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

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大全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軓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木涉三尺三寸○竹房張氏曰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令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馭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麟按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孔疏○軓○車軾前也○縣輈以上爲軓○
詩○緝○又○作○不○濡○軓○蓋軓○范○範○通也○然○從○集○傳○則○言○不○濡○者○但○指○
轍地處○自○佳○○軌○集傳叶居有反○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
雝雝鳴鴈、旭日且旦、士如歸妻、迨氷未半、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雁、鳥名、似鵞、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
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氷泮、而納
采請期迨氷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
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贄書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
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
此雁不兼親迎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來出
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日用昕者君予行禮貴
其始親迎用昏燮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煞男女之家贰有遠近
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
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
同城郭者也　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
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

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迎親迎乃行○

大全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朱子曰、凡贄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

觧按集傳雖言納采用雁○又言納徵○納采○請期以旦○其實○請期○亦○用○雁○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徵亦○以○旦○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或欲增納采至請期一至字以全包六禮則雖難句又不可施於納幣從前二句以會大意約說為長且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禮而下二句始着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迎等字而不主壻壻分

疏○只○要○曉○大○段○也○納采授雁○賓降而出矣○擯者出請者○不○必○賓○
之○事○有○無○也○實乃○復執○雁○請問○名○是○又○一○雁○而○但○同○日○耳○問名
者○將○歸○卜○其○吉○凶○既○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雁○禮○而○成○矣○同○敘○納○徵○鄭
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民○禮○納○幣○以○幣○而○不○雁○者○餘○禮
無○幣○故○用○雁○幣○則○不○復○藉○雁○也○然○思○意○徵○或○是○徵○聘○徵○字○儀○禮
賈○疏○曰○故○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曰
其○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主
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納○采○納○吉○納○徵○皆○言○納○而○名○言○問○期○言○請
者○問○名○固○於○納○采○其○禮○畧○繇○微○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

旣納徵則聘命而已故期書請也又禮書曰士昏贄用雁者不
以死贄亦稱盛也觀其所采大夫之尊卑所衣助祭之爵弁而
女必次純衣纁衻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稱贄以雁不爲過也
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蓋大夫執雁士執雉
而昏禮士亦用雁是稱盛也

○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
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
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大全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意難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然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喻以濟涉之事彼此、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六帖通詩皆微詞隱諷、而未嘗明指其失、玉章特存古義、而亦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如蝃蝀乎萃、則詞意俱厲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蔔、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德色是一篇較重主意）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孔疏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菜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文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

也、孫炎曰、葍類也、本草又云、菲、葸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紫莖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甘美、可作羮、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内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葸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蔓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呂記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言其感也、陰其成也、雨也。

疏義　此章正言夫婦之道○

講意　上四句○喻夫婦成於和○而申其當勉於和○下四句喻夫婦在於德○而申其當取夫德○一二五六○是比○三四七八○比○外○意○也○上段重和上○夫婦和○渾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曰黽勉○見得便有所不同○務勉强以求同可也○須重夫之與婦上說○同心即是和○怨則和之反矣○下段重德上○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意○但此處且虛○莫違○言其後之不相背○而前後一致也○同死○即偕老意○

六帖　黽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麟按怒暎五反與雨叶死與菲叶也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
更為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芥香吳中之常菜蔓菁別種不必
即為一物則以此類推他解諸混亦必有之且芥不開食根而
根又有美惡之時也〇魯詩世學云菘音松秦燕齊雜謂之蔓
菁根巨甚美生如梨藕蕪似菁蔔江南謂之菘種失其時則根
小而苦然則葑又為菘七名之外又一名矣必是附會爾雅葍
當郭璞曰根如指正白可啖華谷亦載之魯詩又云土瓜出福
建諸處北方亦時有之蔓生於土中根甘脆春夏開變苦澀然
葍與土瓜不知果是此菲否皆存而不論可也〇名物疏須叅

蕪○郭注○蕪菁似羊蹄○方言云○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坊記注云○蔓菁○本草圖經云蔓子○通志云○塞北名九英○則又五名○給十三名也○益可笑矣○嘉話錄云○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吾吳中園林近遍有此種○紫華可玩○莖葉甚可食○冬有根可斲食○則未驗也○蘆菔○疑即蘿蔔○辛芥○陸佃云○子如菓○食之隨淚○所謂吳中常菜者是也○本又各種○不足相混○

〇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釋

見良翻齊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理供書出

人之義一體

孔疏 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

呂記 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然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嚴緝陸璣云、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茶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本草云、苦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〇誰謂茶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〇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茶苦○及唐采苦采苦○蘇董茶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荼○英茶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萑苕○疏云○薍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麟按薺○集傳音泚○詩記薺禮反○詩緝薺之上濟○讀○當○如○劑○也○與弟叶○齒采荼薪樗○亦是此荼苦荼字○字彙○門内曰閾○一曰門限○

○國學記詩曰○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
以媷茶蓼○陸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比○甚○供○精○亦○輸○費○倖○為○之○說○費○○○○○○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

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顦顇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我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

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

濁涇、是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

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

府鎮原縣、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

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

麟按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方、泭、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强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孔疏○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顚蹷、然則匍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顚蹷似之、故取名焉、鄰里往救、謂營護凶事、若有賙贍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則可見其勤而不怨○

麟按○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當依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然亦必有餘後能之也○救○居尤及○與舟游求叶○為一韻○孔氏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甚活○聚罔欲使有者不至於無○而無者終至於有○煩滿○不可從○

○不能我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

顛

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呂記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

也○

嚴鮮售○賣物出手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

見肌○如○賣○物○之○不○售○

麟椄售○市閙反○與讎叶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

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

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

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大全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大全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麟按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又曰寓○公○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二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語類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止守禮

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看詩人之意。
麟按方伯連帥字亦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為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王雪山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泥塗是也。古注以為二邑名。李迂仲謂其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〇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

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

麟按葛與節叶。伯與日叶。葛居謁反也。以雨何字相呼為興。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

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非蜡祭與

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黎國在衛西、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麟按彙書世系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〇言黎之君臣〇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〇而衛之諸臣〇褎然如充塞而無聞〇何哉〇至是然後盡其詞焉〇流離患難之餘〇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〇其人亦可知矣〇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䟽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〇式微〇旄丘〇河廣〇作於衛者也〇載馳〇泉水〇竹竿〇爲衛而作者也〇作於衛者〇衛國之所錄〇爲衛而作者〇衛國之所傳〇

大全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悟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譽處即其嘲處）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孔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卽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是亦以武定天下。

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循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

[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狄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疏義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干盾也○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章○其屬繡章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

大全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麟按下文言執籥秉翟○則此詩本及文舞○東萊亦誤○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潤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觀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釋文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孔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

疏義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輯錄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

大全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詩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

麟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又燕禮經文○於送爵下云○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皆言○賤○不備禮之意○○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此言祭末與燕飲既不合○散受五升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禮書○籥所以爲舞翟所以爲文○舞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籥翟[illegible]爵一韻○故翟叶直角反○籥叶陟略反也○

○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鱗按榛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西方美人則我思之所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之人○非是彼美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至○四○句○便○止○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另○起○是○興○外○之○意○故○集○傳○曰○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

○三四讀斷五六另起則方有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大約此等皆自我革洗發而出之○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指弄說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洪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大全】謀○叶謨悲反○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閭、

【麟按】毖○泉始出也○亦有意○亦流于淇○言○出○於○衛○流○亦○於○衛○也○靡日不思○亦○言○思○之○常○在○衛○沈○無回○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

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爲歸衛之計須辨○疏義曰泉水流淇不
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爲興也○後二句
另起○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
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
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
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云爾○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軷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

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特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祭行道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且飲餞爲出宿而設、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

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麟按姊姪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詩傳闡曰○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謬妄○與鄙見合○　○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為媵○且及

姑姊者○亦○嫡○嗣○世○及○且○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婦姪○其又何說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大全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塗舝○乃設舝於車○其○

用在舝、故曰載舝。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轄按、舝轄同、叶下介反、千言二字一韻、舝邁衛害四字一韻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鄭箋、茲、此也。

轄按、歎它涓反、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祖侯反、與下悠遊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斷作兩對、永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尤非常粗耳、後二句另起、是其望之意歟。

曰安得非絕意語○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大全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

曰○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

天理而過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祢衰衆極

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嚴緝] 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 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

矣、
大全孔氏曰、宴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宴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六帖北門是晴比、不須補正意、凡詩中晴比甚多、不能一一分疏、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遂明言之也、
麟按、艱居銀反、與門殷貧叶、兩哉字將其反與之叶也、然六帖失載、講意艱、即貧窶也、觀注不另解可知、注中人莫知之、晴指君在內、○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旣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辭按此詩三章○亦○俱○賦○比○行○戶郎反○與涼雱叶○徐與且叶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賊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大全〕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嚴緝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曹氏曰、形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美○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麟按貽與異叶。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釋文新臺、修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

孔疏 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歐義 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俱俛侏儒矇瞍嚚瘖聾瞶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

大全 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濮州遺址尚存、○鄄山謝氏曰、籧篨乃惡疾○宜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

疾也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通解王雪山曰、蘧篨今龜背、

麟按疑作龜胸、既攷讀詩一得信然、通解誤也、○新臺、通典云魏州黃縣、水經注鄄城北岸、寰宇記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與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亦無定說、○鮮○想止反○與泚瀰叶○不鮮○疑如言天壤之閒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據後懋假通殞○宣姜尤是惡物○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之○耳○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鮮錄 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羅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通解 王雪山曰、戚施、今駝背、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大全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欲。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說通或疑詩詞温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為齊人之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

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夫姜。宣公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孔疏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懇

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懇之也○此言先

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

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

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

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

大全景嵩洪始加彡為影字○

麟桜集傳景叶舉兩反字彙姜上聲夏侯湛抵疑九奭之從王
化猶洪罏之收清響叶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愚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麟桜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令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害

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為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本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自受其害。六韜。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柳下惠誄。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則叶與此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嚴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麟按詩傳闕曰伋壽之爭相為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洪氏自生疑實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其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婬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為之耳按洪氏始考之未悉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

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固無足怪然則諸書攷古據其一偏皆易為惑耳洪容齋隨說通解亦載之見傳聞乃洞然也但當桓公嗣立之世宣為介弟安得奄有其父之妾至與生子而又居然育而長之即昭伯頑烝於宣姜生子者五人雖存其說而亦未敢深信也要是無其理即不敢謂有其事耳已洪氏所疑要又本左傳孔疏然彼是設為之辭以

辨宣公非莊公洪自誤讀耳宣公莊子桓弟而注疏引世
家乃云桓公子晉諸本相仍無一正之者又何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
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
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
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
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吁渡河
野處已他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說約卷之三 終